



處女

上海春野書店發行

1928



勵前叢書第五種

處女

(散文集)

紀元作

勵前社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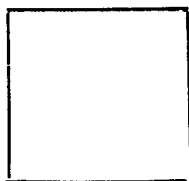
上海春野書店發行

1928

1928

7 15 初版

1000冊



每冊實價二角五分

上海春野書店發行

版權所有

目 次

處女	1—24
秋雨之夜	1—12
悵惘(上)	1—10
悵惘(下)	1—6
瘋	1—11
路旁的桃花	1—3
夢	1—2
萍踪	1—9
寡婦	1—11
書後	1—3

處女

一

院子裏的梧桐葉，滿地飛舞；蕭蕭颯颯，只是狂叫哮跳着。孤坐在房裏的何女士，眼睛呆呆地，望着窗外的秋色，似乎在發癡。

……『唉！秋深了！……一年又將輕輕地過去了！』

她徐徐地嘆了一口氣，接着站起身，打開窗戶，望望天上的白雲在飛着，看看梧桐葉颯

颼地響下來。涼風吹着她鬢邊的頭髮，絲絲地石飛動，她似乎覺得寒氣的侵迫了，兩手很遲緩地把窗戶來關住。她又是癡癡地坐下去。

這時院子裏，鞋聲響着，她在裏面叫道：『王媽？有信來沒有？』

『何先生，沒有呵！我剛從號房那裏來，他們說沒有哩。』王媽抗起喉嚨在外邊應着說。

這時已是下午四點鐘了。因為今天西風狂颳得很，天色暗澹無光，加之梧桐葉在空中飛舞，越顯出悲慘淒涼的景象來，她越坐越苦悶，起身在室裏散步，踱來踱去，越是無聊。

夜的黑暗，佔滿全室裏了，電燈不久也就開亮了，她這時已經吃過晚飯。本來已是寂寥，無聊，苦悶到極點了，加之獨自吃飯無伴，越覺出淒涼悲慘。天真爛漫的女學生們，在食堂裏，嬉笑喧鬧的聲浪，使她更加難受。她似乎在咒詛造物者了。

『可惡的天氣，今天偏起大風！不然，已經和他在公園裏面了！……然而，他爲什麼不復我的信呢？問他去，……』

她出了自己的寢室，到公共電話房去。

『喂！我要一千〇八號。』她打電話給他了

。

『你那裏呵？……哦哦！是李公館。李士傑先生在家麼？……哦哦！上街去。真的上街去嗎？……上街去！上街去！』

她很懊喪地回來了。她又是癡癡地只坐在椅子上。室裏的燈光，本來就是沒大明亮的，這時窗外的秋風秋雨，颼颼颼颼，在她的無聊，苦悶而又悲哀的心境看來，簡直是慘淡無光了。她那過去的往事，這時一一在腦裏迴轉着。她想起她今年已是二十八歲了，時間過得這麼快，轉瞬又將衰老了！而且，和她最親愛的，只有一個蒼蒼白髮的母親！現在自己又是離

鄉別井地在外邊漂流着！前途茫茫，將何結束？他的清淚不由自主地濕了一角手巾。

二

十年前的何女士，是N女子大學的學生。她好像一朵雨後含苞未放的薔薇花，嬌艷出衆。愛慕她的人，最熱烈的算是她的表兄王文祺了。王文祺是E大學的學生，與她同住^在N城。何女士每逢星期六的下午，必定要回家看她的父母姊妹一次，本來先前是她母親命令她的，後來也就成爲習慣了，而且到星期六那一天，不回家倒覺得放心不下哩。N女子大學因爲是教會辦的，一切對待學生的校規雖然比較小中學的寬鬆一點，然而，比較其他的大學也就嚴格得多了。在N城教會學校的女學生，可以說是自開學進校後便被監禁到放假才放出來。她們的信件，不但從外面寄來的，要被檢查先

看一遍才發還她們，就是從學校裏要寄出去的，也該不封口，以備檢閱一遍才替她們封好照常寄出去呢。所以何女士出校，每週也只有一个禮拜六下午。有時過了一夜，到明天早晨就要回校。但這是絕罕的事。

王文祺自從那一天在他姑母家裏，會過何女士之後，似乎給她那兩顆威嚴而帶媚態的眼睛的靈光蠱惑住了。以後，每逢禮拜六下午便到姑母的家裏來拜訪，無論有事或沒有事。就是沒事也要設法找出事故來了：有時在街上故意買一點食品來送姑母吃，有時在什貨店裏故意買一兩件玩具來給表弟妹玩。

在先，何女士對王文祺的態度是很柔和親熱的。有時還同他一路出去玩。湖邊，柳岸，倒不少他們倆的足跡。旁觀者早已覺得似乎他們兩人已被愛神將小箭輕輕地射穿了兩下的胸膛了。

這日是陽春三月的天氣，H湖的洲上桃花正在展開她們的嬌艷的嫩臉，在東風中微笑。斜陽裏，湖光，山色，又是明媚，又是清麗。何女士和王文祺這時遊到湖畔，擇一茸蘚如茵的芳草地並肩坐下。斜陽反照桃花林，紅艷的光暈，映在她嬌潤的面龐上，王文祺微笑着眼光只是在看，看，看到她的頭兒不好意思地低下去了。

『妹妹！你看！你看這斜陽裏的桃花林，是多麼嬌艷呵！然而，還不比上……』他不說完，只是微微一笑。

『哥哥！桃花林雖然好看，是的，還比不上那湖裏的落日呵！你看，水波蕩漾，那光暈好像萬條金蛇在蠕動着呢！』她低着頭看湖裏的光波。

『是的，湖裏的落日也是好看呵！』他接着說。但是心裏猛然覺得她對他的態度似乎變了

，好不悵惘！只是默然了。兩下都默着。然而，他的心裏却想着，這未免神經過敏了，她是生性不愛艷紅的桃花呵！他又是微微的笑着。她還是低頭地默着。

『妹妹！時間過得真快呵！回想去年今日，我們纔認識沒有幾天呢！現在匆匆又過了一年了！——如果這樣的輕輕地放了大好光陰跑過去，人生幾何？轉眼就將衰老了，死了，豈不可惜？……』

他說罷斜睨她一眼，她似乎臉色有些變了。

『哦哦！人生實在也不過如此呵！……然而，研究學問才是真正的快樂。能夠終身在書本裏求真理，其樂是無窮的呢！……』她是個輕蔑人生，鄙薄結婚，願意獨身的人。她中「科學毒」頗深了。因為只是頗深，還未到極深的程度，所以青年的游蕩行爲，是不能避免的。

。而且，王文祺是她的表兄，也就並不覺得如何的不可以。這時覺得王文祺的話裏有骨，變出莊嚴的臉孔，說出一些素來的主張來。不過她的心靈已經在抖戰了。

『然而，人生不是這樣簡單的呵！妹妹！』王文祺說，『書本裏恐怕是找不到慰安，找不到終身的慰安呢！』

『其實不然！我信仰的心甚堅，無論何事何理，是不能動搖我的主張呵！——哦！太陽下山了，我們回去吧？怕我媽媽在家裏等我們呢！』

她說着站起身，王文祺也只得同她一路回去了。在路上，兩人只是默着，一直沉默到她家裏。王文祺回去之後，確乎有些悵惘和苦悶了。

她這天的晚上，吃罷了飯，癡癡地對着燈光在出神。她的理智和情感在短兵相接了。她

的處女時代，已經到了好久了，她的悽的感覺是早已領略了。她想：女子似乎是該嫁人的？是該有丈夫安慰靈魂和心懷的？她又想：這可是終身大事，配偶是該精密選擇的。容貌，性情之外，學問是要比自己高明的。我是有留學外國的希望，最低限度，不是博士也該是外國碩士，或是學士的留學生。她又想王文祺呢？不過是一個大學生，而且是N大學的學生，學問和她差不上下，沒有比她高得許多，而且他恐怕不能出洋留學，快要教書去，雖然他的容貌也很不錯，性情也很溫和，和他結……了麼？不行！不行！而且他家庭的困苦，比我們還要甚，更不行了！她最後打定：寧願終身抱獨身主義，不嫁這窮鬼。

下個禮拜六的下午，王文祺來找她，那不是上禮拜以前的她了。她對他不但冷淡，而且有些鄙夷的神情了。可憐的王文祺，只是帶了

悵惘，悲涼歸去；從此有些起神經似的，終日心裏似乎掉了一件該找的東西，只是空虛而且彷徨着。他完全知道對她的愛是絕望了！他以後便就此和她隔絕，悲涼的隔絕！一直到逢着憐憫他，愛惜他的他的愛人，才恍然大悟。可是對於何女士，不敢怨恨，只是自量和自嘆。

三

那年的秋季，何女士由學校資送出洋留學去了。因為她是信仰書本裏可以找出慰安來的，所以在臨行的那一天，和在外國的以後，她並不覺得離開親愛的父母，弟妹，朋友和故鄉，遠住異國，是人生最可傷感的一回事。

這口無意中，在朋友的宴會上，她認識了她的同鄉沈一德，叙起來，他的家離她的家不過十里多路呢，他說在中學的時候，他是認識她的，不過沒有談過話罷了，他又說，他有一

次和他的親戚，曾到過她的家裏咧，寬一點說，他還是與她有一點姻婭之親呢。異鄉認親，倍覺歡樂，她和他就此親熱起來。

她初到美國，人地生疏，雖然語言還可以相通，可是已經感受着許多許多的困難和窘迫了。自認識沈一德以後，他常常來找她，在學業上，交際場上，受他的指教，獲益不淺，她口裏十二分的感激他，她覺得沈一德的容貌也出衆，性情也溫柔，學問也很好，比她高明些，但是，高明不大多，她覺得在這異種的人叢裏過生活，得了一個這樣的朋友的沈一德，對於學業前途，不無利益？不過和他只是朋友吧了，他還沒有大學畢業，不配——還是寧願獨身一世。

這夜的秋月高潔得很！高潔得和淑靜娟好的處女一樣。在沙灘上，何女士和沈一德並肩一步一步的走着。兩個清瘦的影兒，一個高，

一區矮小，照在沙灘上，有時好像混在一處了。

『月亮兒，是多麼皎潔呵！連一些雲翳都沒有！』沈一德說。

『這地球的衛星，到也奇怪！然而，究竟無損也無益。』她說。

『她的清暉，照透人間的夜的黑暗，我們受益已不淺了。』

『科學發達，物質愈見文明，就是月亮不出來，人間何曾黑暗些？——這可見科學是多麼尊貴呵！』

本來沈一德在這月光皎潔，松林微喟出幽秘的歌聲，偕着麗人步沙灘上的當兒，心靈爲之清爽，而感覺出人生的真意義了。不料這位科學者的冷峭的態度，却把他的熱烈的情焰，立降下至冰點。然而，他是善於體諒人的，體諒她在研究科學，她的心中自然不離科學的理

論——這也不足介意的呵！他想到這裏他的情焰又是熱烈烈地奮興了。這時天邊忽然飛過一羣夜雁，呀呀的哀鳴，打動他的心靈；雁羣飛過他們頭上的翼拍聲，輕微而玄妙，使他感覺出宇宙的神秘，而引起他對於人生的感想來。愛，才是宇宙的本體呵！他想：人生是須愛維繫的。他又想想該有一個嬌好溫柔的愛人，慰安他的心和慰安他的靈魂，慰安他的一生。他又想：何女士的學問也不錯；容貌，雖然年紀已經二十一歲了，臉兒還嫩白而紅潤；性情，可就微嫌孤僻些了！然而，性情就令孤僻，也何妨呢？她是多麼溫柔呵！他回頭看她一下，覆額的鬆鬆的頭髮，優美的絲髮！兩顆媚光閃閃的眼睛，秋水般的眼睛！豐潤渾紅的龐兒，薔薇花一樣的龐兒！他降下頭去就她，他想要……然而他只是周身在抖戰着。

『密司何！聽說你抱獨身主義，真的麼？』